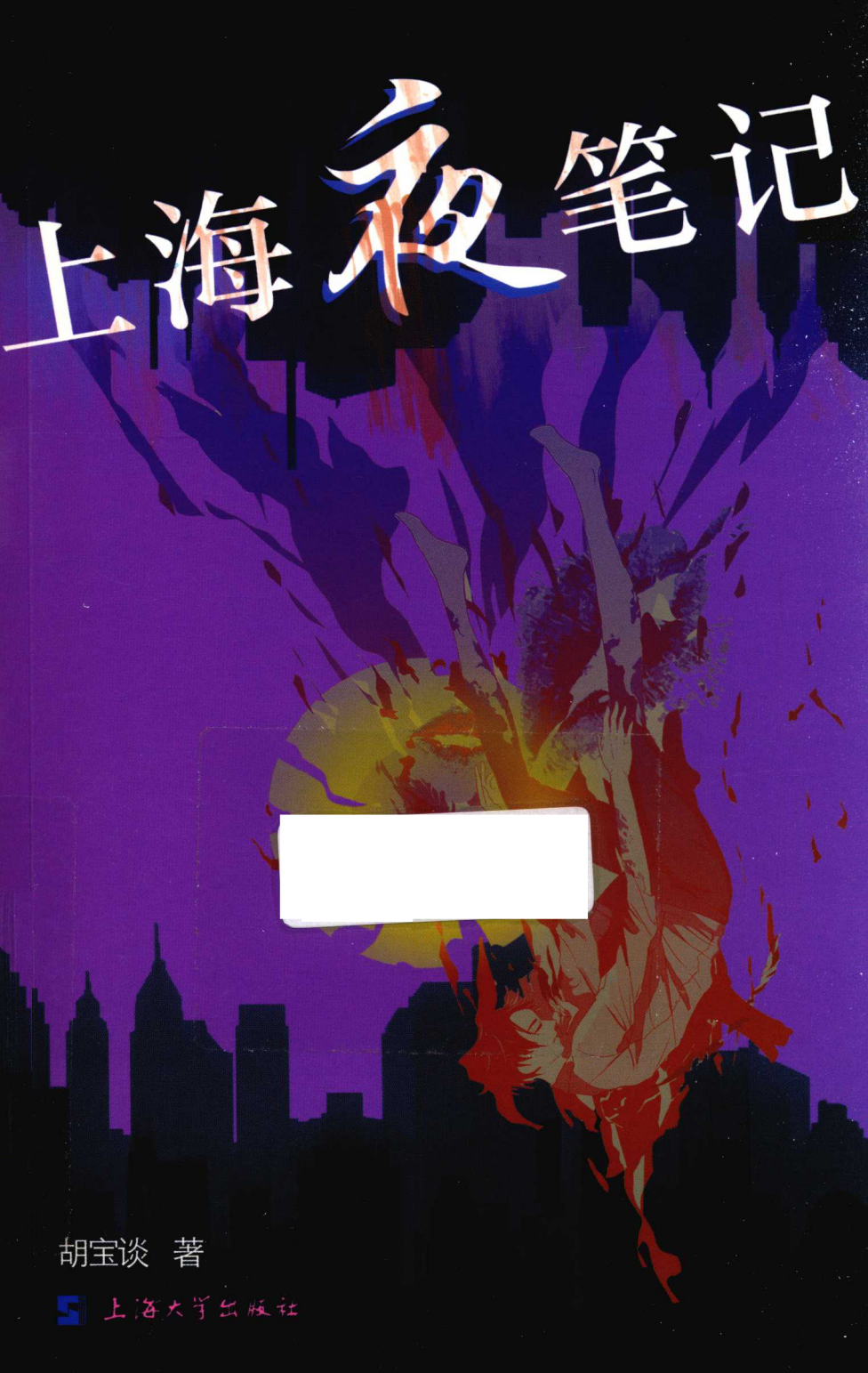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夜笔记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purple. In the center, there is a stylized, abstract illustration of a figure, possibly a dancer or a person in a dynamic pose, rendered in shades of red, orange, and yellow. The figure appears to be emerging from or surrounded by a burst of light or energy. At the bottom of the cover, there i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city skyline, with several prominent skyscrapers. A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is placed over the central illustration.

胡宝谈 著

 上海大学出版社

上海夜 笔记

胡宝谈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夜笔记/胡宝谈著. —上海: 上海大学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671-2451-6

I. ①上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1479 号

责任编辑 黄晓彦

封面设计 施羲雯

插图设计 王 依 金小添

上海夜笔记

胡宝谈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press.shu.edu.cn> 发行热线 021-66135112)

出版人: 郭纯生

*

上海教育出版社经营有限公司排版

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113 000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2451-6/I·402 定价: 18.00 元

目 录

镜男/1

还魂记/24

M 俱乐部/45

食人房间/69

红茧/84

魔音/101

黑鸟/118

吸血唱片/153



天下世界到底有过赵蓉这个人哦？肯定是有过的，因为心痛的感觉一直勿变。

镜 男

“看起来一样的是哦？其实伊是一件衣裳的两只袋袋，里头装的物事是两样的呀。”

这个是赵蓉对牢镜子讲的。廿年前头了。记得的应该勿是原闲话了。

小学六年级，新学期调位子了，赵蓉坐到我边上来了。阿拉这点同学原旧是嘻嘻哈哈、打来打去的小朋友，伊有点像前弄堂刚刚嫁过来的新娘子，整个人会发光的。走路背一直挺着，人看起来笔直。

第二节上语文课了，伊喊我，在课桌底下头，拿大腿搁在伊大腿上，隔一刻钟两个人再对调。伊小嘴巴有点点翘，讲了蛮有道理：这样嘛，大家省力、写意。

伊穿的是条蓝布裙子，汰洗了趟数忒多，布头有点烊脱融化掉了，又软又薄，人一坐下来，裙子就朝上缩，大腿一半露在外头，冰潏凉，光滑。感觉硬，但是肌肤有种柔和的黏性。我搁在伊上头，

明明只有四五分钟，我讲一刻钟到了，怕伊吃勿消勿来了。倒过来，只要伊勿响，我也勿响，让伊一直搁下去。

“一刻钟到了，调人！”每趟我这样讲，伊都会得笑一笑。



老北站的天嘛，总归是灰冷的，像十二月里要落雨快了。阿拉小弄堂里的石库门墙头也是灰砖，看起来烟冷清清，像这条弄堂里人家全搬空脱了。和别家天热乘风凉讲鬼故事两样，赵家伯伯嘛，讲故事欢喜在年底的。只要看见隔壁灶披间厨房后门开着，我马上趑趄进去。铜吊烧水壶里水蒸气开始一蓬一蓬飘上来了，我一面看着，一面候着。

“水开了哦！”

赵家伯伯趑趄斜靠在竹椅上，一叫就醒转来了。伊退休了没几年，面红堂堂，气色非常好，面孔上皱纹一条也没，只板刷头墨墨黑，一根一根竖着，看起来老很硬的。伊看见我头一句闲话总归是：“蓉蓉在楼上做功课，依上去好咪。”

我头摇摇，勿晓得为啥，听故事顶好是一个人听，赵蓉在边上就勿哪能怎么扎劲有劲。

热水瓶里茶冲好了，赵家伯伯保温杯里茶叶茶也泡好了，我边上只小矮凳上一坐，头颈伸长等着。赵家伯伯眯眯笑，咳嗽两声。伊的宁波话轻悠悠的，勿像阿拉屋里头阿爷阿娘讲起来乒乒响，所以伊讲到吓人地方老寒毛凛凛的。

这天，我进去辰光一呆，坐在竹椅上的是赵蓉，人朝前头趑趄

缩着，两只手绞花交叉搁在脚馒头膝盖上，盯牢煤炉里的火在想心事。可能是棉袄没穿，只套了件蓝颜色绒线衫，人看上去老单薄相的，像一记头一下子小了四岁，是伊一年级刚刚读书辰光的样子，像只小鸡。

我进来，伊勿听见。“侬阿爷呢？”

伊又盯牢火看了一歇一会儿，眼光收转来对牢我。眼睛里一闪一闪，像火光留在里头了。

“侬胆子大哦？”

“侬也会得讲故事的？”

伊勿马上回答我，又看了我一歇。“阿拉阿爷讲拨给侬听过哦，伊小辰光，在黑猫舞厅里做过小郎的。”

我头瞎搭搭敷衍。矮凳拖过来坐在伊边上。“吓人哦？勿吓人，阿拉勿要听的噢。”

“小郎侬晓得哦，分好几种来，相帮汽车开门的叫汽车小郎，舞厅门口头拉门的叫拉门小郎，拉小提琴、吹萨克斯的也有小郎的，再有舞女小郎。”

舞女，我马上懂经明白了。学堂里老师、屋里头大人从来勿曾提起过。在上海滩，这个词被扫荡多年，像衣裳上的血渍，就算汰了再淡，就是汰勿脱。

“黑猫舞厅里有个舞女，叫曼璐，舞女就是被人家腰勾牢了蓬拆拆的，还有一个叫王司长，日日来捧伊场的。司长嘛，就是高级干部。王司长一米六五，在30年代人勿算矮了，金丝边眼镜，镜片是圆的。”赵蓉食指和大拇指圈起来凑在眼睛前头，我看了笑出来了。

“王司长是穿西装的，头发中分，头势蛮清爽的。”曼璐卖相外貌哪能，赵蓉没讲下去。我开始瞎想八想舞女啥样子，想发想发想着想着，想到女特务去了，香烟叼好了，穿双高跟皮鞋，走起来腰一扭一扭。讲闲话嘛，嗲溜溜嗲溜溜的，身体又长又细，就和边上坐的这个人差勿多。

“这天夜里，伊拉开了瓶香槟酒。香槟酒嘛，和汽酒差大勿多，味道比汽酒赞，就是容易吃醉。王司长刚刚吃了两口，曼璐就等勿及了，伊晓得王司长帮伊新买了只猫眼戒指。戒指是明朝生日礼物，因藏在房间保险箱里，但是伊现在就想戴戴看。王司长拗伊勿过，只好到楼上去拿。曼璐等啊等，等了三只曲子，又是两只曲子，香槟酒已经勿冰了，温吞吞勿好吃了，王司长还是勿转来。伊就派阿拉阿爷到饭店里看看看去。舞厅朝西走，有条过道，通后头的赫德饭店的。阿爷到前台一问，王司长是乘电梯上去了。电梯呢，停在六层楼勿动。阿拉阿爷勿是电梯乘上去的，是扶梯奔上去的。饭店里规矩老大的，客人电梯伊拉是勿好乘的。六层楼到了，开电梯的叫阿根，伊隍在电梯门上，盯牢对过 620 房间。阿爷问伊王司长人呢？阿根眼梢朝对过甩过去，意思里人还在里头咧。阿爷只好再奔下去，曼璐一个人坐在位子上脚跷着，面孔上老红老红的，一大瓶香槟酒全吃光了。伊差阿爷再跑一趟去。阿爷噔噔噔六层楼又奔上去，看见阿根耳朵贴在门上，一面听，一面对伊头摇摇。里向头毕毕静，声音一点也没。阿根叫阿爷喊朱经理上来。阿爷勿敢去，朱经理对伊拉老凶的，连得笑也勿笑的，头上发蜡搨涂得来像块黑玻璃，面孔上一只眼睛总归是眯着的，伊看人就是用这只眯着的眼睛看的，老吓人的。”

赵蓉一只眼睛眯起来。我觉着勿哪能吓人，勿想听下去了，真的勿听嘛，心又有点痒。

“阿爷讲还是喊领班哦。阿根定规要伊喊经理上来。朱经理一歇歇就来了，问清爽王司长是上来拿物事来的，外加关照过阿根，电梯勿要下去，马上就来的。哪能进去了没出来过，已经三刻钟过脱了。朱经理长衫拉拉挺，人在门口头立了笔笃直，笃笃笃，笃笃笃，敲门，里头没回音。敲了十分钟，还是没人开门来，朱经理一面自家和自家讲闲话——哪能敲勿开的啦，一面一串钥匙摸出来。门开进去了，王司长人勿在。阿爷松口气，伊当要看见死人来。”

我也松口气，马上又觉着上当了，一点也勿吓人的。“赵蓉，侬辣在摆啥噱头啊？”

“房间里只要是开得开的地方，大橱佬，夜壶箱佬，全开开来看过了，是没人。”赵蓉人朝前头缩了更加紧了。“朱经理问阿根，阿根一口咬定自家半步也没走开过。朱经理钻到床底下又看了一遍。只有只空酒杯滚在里头。朱经理拾起来了，闻闻看，随手茶几上一摆。一只手轻轻在头上撸发撸发，像蛮笃定的，就是面孔白了像无锡茭白。阿拉阿爷一记头清爽了，一个介这么长介大的人就这样勿见脱了。”赵蓉背脊挺起来一点，芭蕉扇朝前头一甩，一阵风扇过去，煤炉里火苗摇了一摇，劈力拍辣响起来，火星像红蛾一样飞入暗处勿看见了。

“蝴蝶警来了哦？”我小辰光，“户籍警”听成“蝴蝶警”，蝴蝶警就代表人民警察了。

“前前后后毛近两个月，静安寺捕房，还有包打听，还有杜先生

手底下头的人，老多高手来过了。阿拉阿爷讲，《申报》头版头条登出来的，标题这样粗喏，”赵蓉食指伸出来，比了一比，“九个头字：王司长升天稀奇稀奇！侬晓得稀奇在啥地方哦，门没开过，钢窗全是关好的。钢窗还请外国人查过了，只好从里头关，人在外头是没办法关起来的。房间里只有只冷气口，大小嘛，只有这把芭蕉扇一半大，一个大人肯定钻勿出去的呀，就算我也钻勿出去，要末是只猫。”

“王司长被人家杀脱了？”

“反正地板上墙头上一滴血也寻勿着。”

“是强盗来抢猫眼戒指！”我一记头灵清了。

“戒指还锁在保险箱里头呀。奇怪哦。”看见我勿好意思舌头拖拖，伊朝我笑笑。勿晓得为啥，看起来像苦笑。

“有只地方漏脱了。”

“抽水马桶是哦？”我非常神抖抖神气，上个礼拜日，我到浦江饭店吃喜酒去，迺躲到客房里开眼界了。

“是镜子。”

“啊？”我也觉着镜子蛮神秘的，好像另外一个世界。我试过老多趟了，人是进勿进去的。

“每一面镜子配一把钥匙。钥匙拿对了就好进去了。”

“侬有哦？”

“马上会得有的。”

“真的啊？”我勿大里相信。“葛末那么侬带我一道去噢。”

“嗯。”伊人坐直了，小手指翘起来，面孔被火光照了通通红。

“勾勾回回拉钩。”

眼睛一眨，过年了。又是放炮仗，又是鱼肉三鲜，连得水仙花看看也会得捂心开心的，这只故事老早忘记脱了。

四月份了，这天功课老多的。阿拉爷娘是双职工，没这么早转来的。我肚皮饿了咕咕叫，做到一门应用题，随便哪能也做勿出了。我扶梯下去，去敲隔壁头后门，敲勿开。再回上来，太阳光老淡老淡了，但是空气明亮了，吸进去肺里头觉着老嚟的，人一记头精力上来了。

哪能从房间里消失呢？

大橱镜子上，我先拿房门钥匙试试看，勿来事不行，再从抽斗里搨翻出来老多铜钥匙铝钥匙，也勿来事，没只地方是钥匙好插进去的。勿当心镜面上还划出来一道印子，又要被阿拉娘吃排头骂了。

摆啥噱头！还是从窗口里翻出去的，再用啥巧办法拿窗闩关上的。我吃饭台子拖过来，上头再加只方凳，踏在上头从老虎窗里翻出去了。

我第一趟爬到屋头顶上，眼门前世界变了，变了新奇，有趣，色彩丰富。工厂里的办公楼，墙面上贴的是土黄颜色的马赛克，看起来刚刚汰过，就像语文课里教的：水灵灵的。学堂里已经降旗了，挺下来一根旗杆光秃秃的，颜色灰扑扑的，学堂和阿拉屋里隔开五条大弄堂了呀。还看得见马路一只角，电车咯，脚踏车咯，速速速，一部一部过去。

我东眼看西望，白相玩了开心煞了。眼梢甩过去辰光，啥亮光一闪。我捷转头，亮光又闪了一记，是赵家玻璃窗里头。我轻手轻脚爬过去，赵蓉肯定在白相啥好白相物事，小气鬼，怪勿得门敲勿开。

老虎窗上两块窗帘布没拉脰缝严丝合缝，当中有道一公分阔的缝道，我眼进去，亮光一闪，光是白的，白了老刺眼睛的。

三层阁当中，摆了只紫红色大脚盆，里头半脚盆水，一动勿动像面圆镜子。勿看见热气飘上来，应该是冷水。大脚盆边上是只高脚竹椅，碧碧绿，老早勿曾看见过，比灶披间厨房里赵家伯伯坐的这只精致多了。

赵蓉立在大脚盆和竹椅当中，离大脚盆更加近点。两只腿像西郊公园里的羚羊一样又细又长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腿上勿晓得啥地方来的一层淡淡的金褐色，一直蔓延上去，最后隐藏到白色三角裤里。

我胃里头恶心洋洋的，酸水痕上来。脑子里头混沌沌又老兴奋的。伊小肚皮有点朝里头凹进去的，肚脐眼是长圆形的。

三角裤非常小，好像硬劲绷上去的，靠下头的地方有两条皱痕。这条三角裤要是让我穿，肯定绷得来尿也射勿出了。我突然就想射尿，像憋了好几个钟头了，又麻又痒吃勿消了。

连衫裙是红的，赤刮辣新全新。是套头穿上去的，所以伊要脱下来，先要慢慢朝头上拉上去。现在卡了一卡，裙子腰身的地方罩在面孔上了。伊上半身老瘦的，和下半身比起来像小了一圈，肩胛上瘦了骨头全凸出来的，胸口戴了只白布胸罩，看起来有点怪里怪气。伊气力用足了一拉，像光火了，连衫裙拉下来朝地板上一抛。

我吓一跳，当被伊看见了。想马上就逃，眼睛一记头又移勿开。胸罩上半圈勿攥紧贴肉，朝外头豁开来老多。一看就晓得，这只是大人戴的。

胸口左上角有块红颜色胎记。这个辰光，亮光又闪了一记。我反应过来了，是照相机闪光灯。我觉着自家像只蝴蝶被人家钉牢做成标本了。这个勿是打比方，伊个辰光真的觉着有一根冰冰凛的钢针，在我尾桩骨上戳下去。

伊勿是门关起来在沐浴。房间里除出伊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我看勿见，是因为这个人就在我脚底下头，和我隔了一层箕坡屋顶斜坡。

伊食指勾在三角裤宽紧带上，腰弯下来要脱裤子了，人有点朝前头佝曲背，眼梢正好朝窗帘布上甩过来。我一记头蹿出去了，蹿到屋里头，一面发抖，一面穷哭百哭，哭了结棍做结棍再厉害，就是发勿出啥声音，喉咙像肿起来了。

隔日早上，我迟到了。在教室门口喊了声“报告”，头沉倒了进去，觑转目偶见着赵蓉对我笑笑，眼睛还眯了一眯。我头沉了更加低了，装了勿看见。我位子上坐好了，头还是沉着，屁股只坐半只，两只脚并拢离伊远点。我觉着伊人一僵，好几分钟一动也勿动。后首来后来，人好像在发抖。

一个礼拜还没过了，两个同学就小道消息传得来了，赵蓉想调位子，老师勿同意，批评伊忒娇气。

我晓得了也啥特别感觉，脑子里是空的，除出一只镜头一径在放：伊还在脱，闪光灯还在打。等伊脱光了，闪光灯还是一闪一闪。这种照片是让啥人看的？伊哪能会得这么下作，肯拍这种照片？

六一儿童节下半日，电影看好转来了，我抢在大家前头，从隔壁大弄堂兜进去，省得两个同学啰里八嗦问我啥事体勿和赵蓉一道走。

我从大弄堂兜到第三条小弄堂里，在弄堂转角地方，看见赵蓉后背心隍在墙头上，眼皮微微翘起来，眼睛黑了像眼白也没了，深邃，疲惫，盯牢我。连得阿拉娘这种岁数，也没这种眼神。

随便哪能也想勿到，伊会得走在我前头。想调头来勿及了，我立定了，屏拖延了一两秒钟，硬了头皮朝前趑身体摇而蹒跚了小半步。

“最后只儿童节了呀。”

我勿晓得哪能接口好，勉勉强强“嗯”了一声。我看见一只书包，在伊脚边头水门汀上。今朝又勿上课。

“我晓得有部公共汽车好开了老远老远的。一直好开出上海的。”伊讲的辰光，面孔勿是朝我的，是对牢石库门高墙当中一线天讲的。讲好了，伊书包背起来，自顾自走了。我就跟上去去了。

大约摸走了半个多钟头，阿拉去的这条马路老偏的，人也没一个，马路对过一部巨龙车停着，车子上颜色是一条白一条橘黄的。上街沿上，铁栏杆是深蓝颜色的，拿坐队立队隔开来，看得出此地是终点站。我朝站头牌子上瞄了一眼，上头一站一站名字密密麻麻。

伊后门上去，立在第二格台阶上。“车子要开一夜天了。明

朝早上再才好到。”

我头搭搭点点头。看见我上来了，伊人马上朝边上一让。

已经勿是柏油马路了。烂泥路上，光是偏暗的淡黄颜色，从公共汽车两只大眼睛里照出来，灰尘扬起来，从车头挡风玻璃里望出去，像昏黄油彩一样搨在夜里的冷空气里。

赵蓉眼睛闭着，像睏睡着了。书包横在脚馒头上，两只手当当心揪在上头。

从边上窗口看，灰尘暗下来了，像一阵一阵浪头打上来，车子像开到海上去了。声音毕剥毕剥，像海烧起来了。

连阿拉一道，一塌括子总共就三个乘客。另外一个卖鸡鸭的，坐在阿拉前头三排，在过道里摆了两只空的铁笼子，老多鸡毛鸭毛搭在上头，老气味的。伊在咬啥物事。看起来像只冷粢饭团，咬了老起劲的。

可能伊书包里带了点啥吃的物事哦。我饿是蛮饿的，又开勿出口问伊讨。路两面全是田，菜叶子上有一层幽淡的光，像鼻涕虫爬过的。夜色稀释一点了。

大约摸八九点钟，公共汽车停下来了。三扇门全开开来，司机驾驶室门一开先跳下去了，卖鸡鸭的男人也拿铁笼子拖下去了。我跟在赵蓉后头下去。四面老静的，只有风的声音。衬衫被风一吹，贴在身上，身上一冷，像块薄冰。

伊两只手拿书包抱在胸口头，在前头走了老快的，像要甩脱我。我在后头追伊，追了蛮吃力的。烂泥地里老滑的，脚踝老是一扭一扭，跑鞋撑大了，露水落在鞋帮和袜子空隙之间。

小河浜上搭了三块石板，原来是一顶老小的桥。桥过去，前头

是竹林子。再朝前头去，是树林子，树老矮小的，上头结的一粒一粒物事，像青灰色珠珠。透过一重一重树叶子，天上月亮还看得见一点。伊就是勿朝光里走，啥地方顶暗，伊就朝啥地方走，暗得来，地上连影子也没的。

突然，伊脚步声停下来了。

我一记头撞在书包上。伊马上跳开了，看样子里头有啥物事，怕我撞碎脱。

“转去哦。”伊朝亮光里走。月亮光照在伊头发上，从头顶心到肩胛上亮晶晶的，像冰糖粉洒过了。

我心定了，闲话也多起来了，全是七搭八搭的废话。要是晓得伊就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，我应该拿心里话讲出来。

这个时代的上海滩，半夜里只有工厂区灯光锃亮，还有点像不夜城。真的到了市中心，街道像沉寂在一座空城里，房子就像水泥模型。马路上毕毕静，在路灯下头，伊只影子拉了特别长，长了吓人，像一个陌生人的影子。

这个辰光，我还勿晓得这幢大楼就是赫德饭店。伊领我后门进去，我还当是到伊拉亲眷屋里过夜去喽。

里头黑洞洞的，有一股寒气，温度好像比外头低十度。我还在想，哪能住在这种地方，阴气这么厉害，和一部盗墓电影里的古墓老像的。

第二日，是警察领我来的。我发现就算大白天亮，就算从正门进去，里头也是阴丝丝的。一个胖警察讲给我听，饭店是在伊小辰光，62年关门的，招牌拆下来，上头的霓虹灯灯管送到少年宫去了，酒吧间长吧台劈脱，当柴爿烧脱了，房间分给几只单位里的职